

言有盡，意無窮

楊 亭

——尉天驄「衆神」讀後

「衆神」收集了尉天驄三十篇雜文。除了「談文學革命運動」一文較長之外，其餘諸篇大抵爲有感而作的短論，全書內容可分爲「社會文化」及「文學」二大範疇；這本書代表了一個知識份子憂國憂民、關懷社會所發出的真摯的呼聲。

「衆神」的出現，無疑的證明了知識份子對社會文化的關懷及注視。尉天驄認爲，我們的社會已在工商起飛、經濟環境激烈變動的情況下，使得人們精神上的貧窮、病弱、愚昧、自私等心理有增無減，人們「一天一天地尋求自我陶醉的麻痺心靈的生活」，崇拜著拜金主義及享樂主義。緊接著，尉天驄高聲疾呼知識份子介入社會，要知識份子、專家學者領悟到：

「知識不是學院中的飾物，而是促進人們進步的

工具」。這句話足可代表作者對社會的關懷與介入的心理。「從王船山說起」一文，對於王船山學會的成立寄以厚望，更證明了尉天驄對知識份子介入社會、參與社會的殷殷期望，因爲王船山所代表的正是知識份子「面臨民族苦難時的自覺精神」。因此，尉天驄對於知識份子的麻木不仁是十分痛心疾首的，在「菲希德引起的一些感想」一文裏：

「令人遺憾的不只是我們國民的現狀，……除了少數例外，有多少教授之流不是拿著十幾年的舊講義照本宣科？又有多少不是爲了外國基金而努力？面對今天的處境，能像菲希德那樣站在強權的刺刀下爲祖國爲真理講演的，又有幾人？」

「屋頂間的讀書人」「黎烈文先生喪禮所見」是兩篇

悼念黎先生的文章，前者侃侃流露對這樣一位誠懇、謙遜、樂道的學者之敬仰，後者冷冷道出對黎先生淒清的喪禮之感慨。

「衆神」中有一半是關於現代文學的短論。尉天聰本其文學應當介入社會的觀點出發，對黃春明、王禎和的寫實精神相當推崇；同時對於「七十年代詩選」中，諸多病態、虛無、自我陶醉式的作品提出譴責與建議。大抵而言，在民國六十年以前，尉天聰對於現代文學仍是充滿信心與期望，在談到白先勇、王禎和、黃春明等小說家的時候，那種殷殷期待之情溢於言詞，甚至非議「七十年代詩選」之時，其態度也是溫和的，結語時尚且寄意深切的說：「我們盼望詩人們的努力，在八十年代詩選裏不再只是些青澀的果實。」如今，八十年代詩選已經問世，不知尉先生的看法如何？但我們看到他在民國六十一年以後，文學態度突然由溫和轉為激烈，「威尼斯之死」一文裏，他嚴厲的指摘：

「今天，我們又面臨一個新的災難、新的變動的時代，但我們的四週也同樣又充滿唯美的，頹廢的，世紀末的精神。我們的詩人、畫家、音樂家

在現實困境中仍然自我陶醉地大談抽象趣味、純粹形式、而大罵寫實主義的庸俗……」

尉天聰在這裏更是將詩人、畫家、音樂家一網打盡。

「不要只往上看」寫於民國六十四年，這時的尉天聰已完全對現代文學失望，他大聲的譴責文人們不該「不食烟火」的玩著抽象的符號遊戲，更痛心於他們「透過文學、藝術的力量，向人們推銷一些敗北、無望、灰色的悲觀思想。」

這些全面的，毫無保留的指責，在態度上、言詞上自然不免過於激動偏頗，也可能是由於尉天聰的求好心切，以至以偏蓋全。現代文學尤其是現代詩方面，這幾年曾經誠心檢討過這幾個根本上的問題，詩的晦澀、虛無、社會功用等也包括在內，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，自不待論。

「衆神」像一記暮鼓晨鐘、一道清澈的流水，展示了尉天聰關懷社會的胸懷與真摯的呼聲。尤其是他一再關切的社會人心日益淪落，以及一再高呼知識份子介入社會、參與社會諸問題，更是值得我們再三深思。「衆神」的言論或許已盡，尉天聰深切的意願却是無窮的。